

世界短篇傑作選

葉靈鳳譯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1930

世界短篇傑作選

葉靈鳳譯

上海四馬路
光華書局印行
1930

一九三〇年四月付印

一九三〇年五月出版

1——2000册

本書實售大洋六角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世界短篇傑作選

目 次

黑貓	猶太賓斯奇
花	舍里斯勒
塞比安的夜	西班牙伊本納茲
獸	德國華蘇曼
得救了	法國莫泊三
墳	法國莫泊三
跋佐夫的哲學	俄國高爾基
溫雅的呼吸	俄國布寧
反叛	俄國庫布林
象	俄國庫布林
春節	俄國庫布林

黑 貓

猶太賓斯奇著

已經落了兩天的雨了，——輕微舒徐的細雨。但是是個不會停止的雨。雨勢時常突然的激烈起來。於是牠更用迅急的憤怒開始在我的屋頂上灑着。然後便好像是終於過去了，現在稠密灰黯的雲層會消空了她自己，不停的滴淅也會中止了。大的憤怒已經減輕，屋頂上的嘈雜也漸漸安靜，然而細雨仍輕微的舒徐的落着。有時十分的輕微，竟好像是停止了一般。於是我便懷着一線的希望

從窗口望出去，希望能望見一個明朗的天。但是
由了街路中不息輾過的車輪上，我又認出了這永
遠不停的雨。這永遠不停的雨。這永遠……

我放下窗簾扭亮電燈。算牠是在晚上。我便
坐在我書案前的安樂椅上，追隨着我的思潮，想
着想着——

想着我的幸運——還是想着我的不幸？

這臨到我的身上是這樣的突如其來，我幾乎
要不知道怎樣處置。前天我還是那般的歡樂，而
今天我的心竟這般的沉重，這般的沉重……我知
道這是不停的雨的影響，——這哀哭的，悲悼的。
灰黯的，沉鬱灰黯的外間。可是我依然不得安定。
我的感覺是發自內裏，——是從我靈魂和心的深
處傳到我的身上。我覺得我好像理當不快的，我
真不明白前天我怎會那般的高興。想到不能再那
般的歡樂。我憤怒了起來。

這般的突如其來。這般的突如……

這難道僅是十日以前的事麼？

僅是十日以前。



她帶給我一篇原稿，這是要我看了向她批評的。

年輕——大約二十，或是竟是十八。

而且美麗——美麗？是的，並且驚人的美麗。當我剛才開了門看見她，一陣奇怪的感覺便襲到我的心上。

她的眼睛！這長的黑睫毛下深湛的濃黑的眼睛！牠立刻射進了我的心。我無法使我自己從牠離開。於是在這昏眩下，半意識中，我便接受了這樣的印象，知道這兩雙眼睛是生在一張較長的濃色的，年輕的臉上，低下誘人的前額兩旁繞着幾圈乖巧的黑髮，全部的姿態也非常娉婷柔軟

——孩子的身段。

還有她的聲音！像她的眼睛一樣。深湛，性質是濃重，而且這般的溫和。她剛才問了“××先生可住在此地，你可就是他麼？”之後，於是我的眼睛和耳朵便完全顧不到旁的事，我立刻忘記了我不該任她這樣立在門口，我應該請她進來的事。

可是，她終於自己走了進來。她走進我的室內，走進門限，我緩緩地的將門關上，我的視線並不離開她。像催眠一般我這樣立着，不知道是該問她還是待她自己說出來她是誰和她對我有什麼需要。

她笑了起來。這深湛的溫和的嘹亮的笑聲。我為什麼不請她坐呢？

啊，是的。原諒。於是我，自己的女兒幾乎已經同她一樣大了的我；於是我便忸怩的臉紅了

起來。我急急的去給她搬了一張椅子，但是她自己已經揀了一張坐下了。

我在書案前安樂椅上坐下儘是向她望着望着的時候，她不停的講着話，我的耳中枯渴的迷眩的飽飲着她的聲音。

她對我說我的模樣正如她所想像一般。她讀過了我一切所寫下的東西。她讀熟了我一切的作品，於是她便想像出了我的形像。而她的想像竟完全正確。祇是她不曾想到我會有這樣多的灰白頭髮。可是，這並沒有多大差別。因為我依然是年輕的。她的確這樣相信。可是她還想不出我說話的聲音怎樣。她這樣向我暗示我還不曾開過口。於是她笑了起來。

我和着她笑，一時講不出話來。我覺得我肯定要講一些有意思的話——這生着孩子般身材的

人，這熟讀我一切的作品曾經想像出一個正確的形象的人，此刻是在等着我從口中發出幾句深湛的可注意的言語。此外，我也不甘自居尋常。我不願講那些淺近，普通，平泛的話。因此我便微笑着待她再往下講去。

她向我室內縱目四望，他的視線在我牆上所掛的鏡畫上停留了片刻。立刻她的眼睛又回到我的身上。銳利，尖透，蘊蓄着有極大疑問的視線。而此刻她的眼中更有了一道輕微的冷嘲的微笑。

因為我的不開口詢問，她用她深湛的聲調說，她不得不自己說明來意了。一個人為什麼要來會晤一位有名的著作家？自然，她早就有心想來認識我，但是設若沒有一點特別的原因，她是決不敢冒昧來的。此刻，終於是，她像見一位醫生或律師般的來了，這是事務上的拜訪，是來徵求意見和磋商的。她寫下了一些東西，她願領受一

位著作權威者的批評。我肯接受這樣的麻煩麼。

我客氣的回答，非常的客氣：“當然，我十二分的樂意。”

她笑了起來。啊啊，她不相信她的文章能給與我多量的快樂。就原稿而讀是不可能的事。那麼，我可情願讓她讀給我聽呢？

我情願聽她的聲音。但是她讀的時候，她的目光會始終注視着原稿，那麼，我又不能看見她的眼睛了。

這時她又說：“但是我讀得很不好。我的誦讀還要比我的書法更壞。”她笑着：她也不情願讀；因為假如她此刻讀了，我便要立刻發表我的意見，她便祇好站起來，說聲“再會”，便永遠不能再來了。她祇能將原稿留在我這裏。然後她可以再來，——是的，她一定會再來一次聽我的回答。她不願受郵遞給她。她一定有很多的問

題要問。她情願親自來，——於是，當然的，因了我還不曾將她的原稿看完，她便可以來了又來……

她放了一捲原稿在我的書案上。這是我初次看見她的手。一隻纖小的手——白皙，柔嫩的皮膚，骨節的條紋都可以看見。

我將原稿拿起，向標題望了一望，又向起頭和中段翻閱，同時感覺着她濃黑的眼睛在注視着我。於是當我抬起頭來的時候，我便碰着了她那含着極大疑問的，同時也含着輕微冷嘲的眼睛。

什麼東西在我窗上敲着。現在更嗚嗚的叫了起來。我知道這是有一隻貓來在我的窗下躲避那不會停止的雨。我知道確是這樣，可是我仍止不住從椅上站起要去看她一看。這樣可以使我從我的思緒暫時脫離。而且這也是想行動一下的好藉

口。我的雙腳冷得像冰一樣。

我揭起窗簾，不禁怕得抖了起來。一隻大黑貓用着她火亮的磷碧的眼睛從外面的黑暗中向我望看。我恨惡黑貓。並不是我這樣迷信，這是因為在我的記憶和神經上，關於黑貓的迷信多少仍有一點殘留。我敲着窗子想將她嚇走。但是她毫不介意我的恐嚇。她掉個輕身，揀了一個舒服的地方躺了下來。我幾乎想要打開窗子將她擲到街上，但是我又不願手觸着她。同時我更有一些憐惜她。外面的雨是仍舊落着落着。任她在一塊乾燥的地方躺下來休息一下罷。誰介意這些？

我放下窗簾重行回到書案。

用一霎的功夫將黑貓從我的心上趕開，我便又可重行追隨着我的思緒。

此刻，那麼——關於我的幸與不幸。但是我

不是已經預先想過；或者是我的不幸？

我回答她說，可以。她不妨將原稿留下給我。我可以親自讀一遍，——細細的親自讀一遍，然後將我的意見告訴她。

整個實在的情形都告訴她？

當然。

她什麼時候來聽回話呢？

我對她說是幾日以後。

爲什麼要幾日以後？爲什麼不在明天？她明天就可以來，況且又是那麼一篇短的東西。你不用半點鐘便可讀完。

所以我容納她的意見。就是這樣，讓她明天就來。

這時我的妻子走了進來。我給她介紹。我的妻子是和靄微笑，但是她却愠怒簡慢。

她從她坐的椅上站了起來。此刻她就是要走

了。

我的妻子笑着。“可是我趕了你走麼？”

她，略爲大聲的，回答不是。她祇是坐得太久了才要走。

走到門口的時候，她又帶暗示的問：你是一人單獨的去讀我的原稿麼？

在這一瞬間，我很想將原稿退還給她，以作我代替我妻子給她的報復，

但是這時她已經帶上門，不待回答的走了。或者她已經看見了我眼中內耀眄的不快。

“究竟是一匹怎樣魯莽的貓？”我的妻子問。

我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第二天她不會來。過一天也不來，但是這兩天她不來，都是我的設想。我並不願去想這事，但是牠時時作祟，使我不安。假如她答應了要來，她一定會遵守她自己的話的。

我讀了她的原稿。一篇很蹩腳的故事。裏面大概是描寫一位孤寂的婦人傾慕一個不相識的男人的事。但是文學很幼稚，情詞也虛偽。而我讀了之後，幾乎不自止的要斷定，她之所以要寫這篇文章，不過是專用來作看我的藉口。“這魯莽的貓！”

第三天她來了。立在門口，她就用她那深湛斷續的笑聲向我笑着。“使你等了好久麼？”

“決不會有的事！”

我請她進來。她一直走到房中，四面望着，注視着三日以前我妻子從那裏走進來的門，然後又將她深湛的目光移到我身上，在一張椅上坐下，用她深湛柔滑的聲音說：“你讀過了我的原稿麼？”

我幾乎要將真話向她講出，但是我覺得我不能將她永遠的驅開，——這就是說，我希望她能